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一百八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食貨志第一百三十八

食貨下七

酒 阮治  
礬 香附

酒宋榷酤之法諸州城內皆置務釀酒縣鎮鄉閭或許民釀而定其歲課若有遺利所在多請官酤三京官造麴聽民納直以取陳滑蔡潁隨郢鄧金房州信陽軍舊

皆不權太平興國初京西轉運使程能請權之所在置官吏局署取民租米麥給釀以官錢市薪樵及吏工奉料歲計獲無幾而主吏規其盈羨又醞齊不良酒多醜薄至課民婚葬量戶大小令酤民甚被其害歲儉物貴殆不償其費太宗知其弊淳化五年詔募民自釀輸官錢減常課三之二使其易辦民有應募者檢視其貲產長吏及大姓共保之後課不登則均償是歲取諸州歲課錢少者四百七十二處募民自酤或官賣麴收其直

其後民應募者寡猶多官釀陝西雖榷酤而尚多遺利咸平五年度支員外郎李士衡請增課以助邊費乃歲增十一萬餘貫兩浙舊募民掌榷雍熙初以民多私釀歲蠲其禁其榷酤歲課如麴錢之制附兩稅均率二年詔曰有司請罷杭州榷酤乃使豪舉之家坐專其利貧弱之戶歲責所輸本欲惠民乃成侵擾宜仍舊榷酒罷納所均錢天禧四年轉運副使方仲荀言本道酒課舊額十四萬貫遺利尚多乃歲增課九萬八千貫川峽承

舊制賣麴價重開寶二年詔減十之二既而頗興榷酤  
言事者多陳其非便太平興國七年罷仍舊賣麴自是  
惟夔建開施廬黔涪黎威州梁山雲安軍及河東之麟  
府州荆湖之辰州福建之福泉汀漳州興化軍廣南東  
西路不禁自春至秋酤成即鬻謂之小酒其價自五錢  
至三十錢有二十六等臘釀蒸鬻候夏而出謂之大酒  
自八錢至四十八錢有二十三等凡醞用秬糯粟黍麥  
等及麴法酒式皆從水土所宜諸州官釀所費穀麥準

常糴以給不得用倉儲酒匠役人當受糧者給錢凡官  
麴麥一斗為麴六斤四兩賣麴價東京南京斤直錢百  
五十五西京減五咸平末江淮制置增權酤錢頗為煩  
刻景德二年詔毋增權自後制置使不得兼領酒權四  
年又詔中外不得更議增課以圖恩獎天禧初著作郎  
張師德使淮南上言鄉邨酒戶年額少者望並停廢從  
之至道二年兩京諸州收權課銅錢一百二十一萬四  
千餘貫鐵錢一百五十六萬五千餘貫京城賣麴錢四

十八萬餘貫天禧末權課銅錢增七百七十九萬六千餘貫鐵錢增一百三十五萬四千餘貫麴錢增二十九萬一千餘貫五代漢初犯麴者並棄市周至五斤者死建隆二年以周法太峻犯私麴至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處極刑餘論罪有差私市酒麴者減造人罪之半三年再下酒麴之禁戶私造差定其罪城郭二十斤鄉閭三十斤棄市民持私酒入京城五十里西京及諸州城二十里者至五斗處死所定里數外有官署

酤酒而私酒入其地一石棄市乾德四年詔比建隆之禁第減之凡至城郭五十斤以上鄉閭百斤以上私酒入禁地二石三石以上至有官署處四石五石以上者乃死法益輕而犯者鮮矣端拱二年令民買麴釀酒酤者縣鎮十里如州城二十里之禁天聖以後北京售麴如三京法官售酒麴亦畫疆界戒相侵越犯皆有法其不禁之地大槩與宋初同唯增永興軍大通監川峽之茂州富順監時天下承平既久戶口浸蕃為酒醪以靡



穀者益衆乾興初言者謂諸路酒課月比歲增無有藝極非古者禁羣飲教節用之義遂詔鄉村毋得增置酒場已募民主之者期三年他人雖欲增課以售勿聽主者自欲增課委官吏度異時不至虧額負課然後上聞既而御史中丞晏殊請酒場利薄者悉禁增課天聖七年詔民間有吉凶事酤酒舊聽自便毋抑配而江淮荆湖兩浙酒戶往往豪制良民至出引目抑使多售其嚴禁止犯者聽人告募人代之慶厯初三司言陝西用兵

軍費不給尤資權酤之利請較監臨官歲課增者第賞之繼令蕭定基王琪等商度利害初酒場歲課不登州縣多責衙前或伍保輸錢以充其數嘉禧治平中數戒止之治平四年手詔蠲京師酒戶所負權錢十六萬緡又江南比歲所增酒場強率人酤酒者禁止皇祐中酒麴歲課合緡錢一千四百九十八萬六千一百九十六至治平中減二百一十二萬三千七百三而皇祐中又入金帛絲纊芻粟材木之類總其數四百萬七百六十

治平中乃增一百九十九萬一千九百七十五熙寧三年詔諸郡遇節序毋得以酒相饋初知渭州蔡挺言陝西有醞公使酒交遺至踰二十驛道路煩苦詔禁之至是都官郎中沈行復言知莫州柴貽範饋他州酒至九百餘瓶用兵夫踰一百人故并諸路禁焉四年三司承買酒麴坊場錢率千錢稅五十儲以祿吏六月令式所刪定官周直孺言在京麴院酒戶鬻酒虧額原於麴數多則酒亦多多則價賤賤則人戶損其利為今之法宜

減數增價使酒有限而必售則人無耗折之患而官額不虧請以百八十萬斤為定額閏年增十五萬斤舊直斤百六十八百以八十五為數後增為二百百用省數以便入出七年諸郡舊不釀酒者許釀以公使錢率百緡為千石溢額者以違制論在京酒戶歲用糯三十萬石九年江浙災傷米直騰貴詔選官至所產地預給錢俟成稔折輸於官未幾詔勿行止以所糴在京新米與已糴米半用之元豐元年增在京酒戶麴錢較年額損

麴三十萬斤閏年益造萬斤二年詔在京鶩麴歲以百二十萬斤為額斤直錢二百五十俟鶩及舊額令復舊價酒戶負糟糯錢更期以二年帶輸并蠲未請麴數十萬斤先是京師麴法自熙寧四年更定後多不能償雖屢閣未請麴數及損歲額為百五十萬斤斤增錢至二百四十未免逋負至是命畢仲衍與周直孺講求利病請損額增直均給七十店今日輸錢周歲而足月輸不及數計所負倍罰其炊醞非時擅益器量及用私麴皆

立告賞法悉施行之而裁其價三年詔帶輸舊麴錢及  
倍罰錢仍寬以半歲未經免罰者蠲三之一五年外居  
宗室酒止許於舊宮院尊長及近屬寄醞增永興軍乾  
祐縣十酒場酒戶負糟糯錢更令三年之內增月限以  
輸並除限內罰息其倍罰麴錢已蠲三之一下戶更免  
一分元祐元年刪監司鬻酒及三路饋遺條紹聖二年  
左司諫翟思言諸郡釀酒非沿邊並復熙寧之數詔熙  
寧五年以前諸郡不釀酒及有公使錢而無酒者所釀

並依熙寧編敕數仍令諸郡所減勿逾百石舊不及數者如舊毋得於例外供饋後又以陝西沿邊官監酒務課入不足乃令邊郡非帥府並酌條制定釀酒數諸將并城砦止許於官務寄釀崇寧二年知漣水軍錢景允言建立學舍請以承買醋坊錢給用詔常平司計無害公費如所請仍令他路準行之初元祐臣僚請罷權醋戶部謂本無禁文後翟思請以諸郡醋坊日息用餘悉歸常平至是景允有請故令常平計之十月諸路官鹽

酒直上者升增錢二中下增一以充學費餘裨轉運司  
歲用大觀四年以兩浙轉運司之請官監鬻糴錢別立  
額比較又詔諸郡榷酒之池入出酒米並別遣倉官賣  
醋毋得越郡城五里外凡縣鎮村並禁其息悉歸轉運  
司舊屬常平者如故政和二年淮南發運副使董正封  
言杭州都酒務甲於諸路治平前歲課三十萬緡今不  
過二十萬請令分務為三更置比較務二毋增官吏兵  
匠仍請本路諸郡並增務比較從之四年兩浙轉運司



亦請置務比較定課額釀酒收息以增虧為賞罰詔酒  
務官二員者分兩務三員者復增其一員雖多毋得過  
四務內有官雖多而課息不廣者聽如舊是歲以湖南  
路諸務糟醕錢分入提舉司令斤增錢三為直達糧綱  
水工之費立酒匠闕聽選試清務廟軍之法清務者本  
州選刺供踏麴糶蒸之役闕則募人以充宣和二年公  
使庫假用米麴及因耗官課者以坐贓罪之監官移替  
三年發運使陳邁奏江淮等路官監酒直上者升權增

錢五次增三為江浙新復州縣之用其後尚書省請令  
他路悉行之詔如其請所收率十之三以給漕計餘輸  
大觀庫五年罷廢路權酤未幾復舊以轉運司言新邊  
城砦藉以供億故也六年在任官以奉酒抑賣坊戶轉  
鬻者論以違制律先是政和末嘗詔毋得令人置肆以  
鬻今併禁之諸路增酒錢如元豐法悉充上供為戶部  
用毋入轉運司七年諸路鬻醋息率十五為公使餘如  
鈔旁法令提刑司季具儲備之數毋得移用靖康元年

兩浙路酒價屢增較熙豐幾倍而歲稔米麴直賤民規利輕冒法遂令罷所增價渡江後屈於養兵隨時增課名目雜出或主於提刑或領於漕司或分隸於經總制司惟恐軍資有所未裕建炎三年總領四川財賦趙開遂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帑實供給酒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釀設官主之民以米入官自釀斛輸錢三十頭子錢二十二明年徧下其法於四路歲遞增至六百九十餘萬緡凡官槽四百所私店不預焉於是東南

之酒額亦日增矣四年以米麴價高詔上等升增二十文下等升增十八文俟米麴價平依舊紹興元年兩浙酒坊於買撲上添淨利錢五分季輸送戶部又增諸酒錢上升二十文下十文其諸州軍賣酒虧折隨宜增價一分州用一分漕計一分隸經制司先是酒有定價每增須上請是後郡縣始自增而價不一矣五年令諸州酒不以上下升增五文隸總制司六年以紹興二年以後三年中一年中數立額其增羨給郡縣用罷四川州

軍縣鎮酒官百七員其酒息微處並罷之七年以戶部  
尚書章誼等言行在置贍軍酒庫四川制置使胡世將  
即成都潼川資普廣安立清酒務許民買撲歲為錢四  
萬八千餘緡自趙開行隔槽法增至十四萬六千餘緡  
紹興元年及世將改官監所入又倍自後累增至五十四萬  
八千餘緡紹興二十五年而外邑及民戶坊場又為三十九萬  
淳熙二年然隔槽之法始行聽就務分槽醞賣官計所入  
之米而收其課若未病也行之既久醞賣虧欠則責入

米之家認輸不復覈其米而第取其錢民始病矣十年  
罷措置贍軍酒庫所官吏悉歸戶部以左曹郎中兼領  
以點檢贍軍酒庫為名與本路漕臣共其事十五年弛  
獲路酒禁以南北十一庫並充贍軍激賞酒庫隸左右  
司十七年省四川清酒務監官成都府二員興元遂寧  
府漢綿邛蜀彭簡果州富順監并漢州綿州縣各一員  
二十一年詔諸軍買撲酒坊監官賞格依舊四萬三萬  
貫已上場  
務增及一倍減一年磨勘二倍減二年磨勘三倍減三  
年磨勘四倍減四年磨勘二萬一萬貫已上場務增及

一倍減三季磨勘二倍減一年磨勘三倍減二年磨勘  
七千貫已上場務增及一倍升三季名次二倍減一年  
磨勘三倍減一年半磨勘四倍減二年磨勘七千貫已  
下場務增及一萬貫減一年磨勘二萬貫減二年磨勘  
三萬貫減三年磨勘四萬貫減四年磨勘  
二十五年罷諸路漕司寄造酒二  
十七年以隔槽酒擾民許買撲以便民罷官監後復置  
之三十年以點檢措置贍軍酒庫改隸戶部既而戶部  
侍郎邵大受等言歲計賴經總制窠名至多今諸路歲  
虧二百萬皆緣諸州公使庫廣造別置店酤賣以致酒  
務例皆敗壞詔罷諸州別置酒庫如軍糧酒庫防月庫

月棧庫之類并省務寄造酒及帥司激賞酒庫凡未分  
隸經總制錢處並立額分隸補起虧額三十一年殿帥  
趙密以諸軍酒坊六十六歸之戶部

見九年

同安郡王楊

存中罷殿帥復以私撲酒坊九上之歲通收息六十萬  
緡有奇以十分為率七分輸送行在三分給漕計蓋自  
軍興以來諸帥擅權酤之利由是縣官始得資之以佐  
經費焉孝宗乾道元年以浙東西犒賞庫六十四隸三  
衙輸課於左藏南庫餘錢充隨年贍軍及造軍器二年



詔臨安府安撫司酒庫悉歸贍軍并贍軍諸庫及臨安府安撫司酒務令戶部取三年所收一年中數立額日售錢萬緡歲收本錢一百四十萬息錢一百六十萬麴錢二萬羨餘獻以內藏者又二十萬其後增為五十萬四年立場務官賞格七年以淮西總領周闕言總所庫四安撫司庫五都統司庫十八馬軍司庫一增置行宮庫一共為庫二十九以三年最高年為額其行宮新庫息錢除分認諸處錢及糜費以淨息三分為率一分輸

御前酒庫以提領建康府戶部贍軍酒庫為名遂鑄印  
及改庫名八年知常德府劉邦瀚言江北之民困於酒  
坊至貧乏家不捐萬錢則不能舉一吉凶之禮乃檢乾  
道重修敕令申嚴抑買之禁淳熙三年詔四川酒課折  
估困弊可減額錢四十七萬三千五百餘緡令禮部給  
降度牒六百六十一道補還今歲減數明年於四川合  
給湖廣總所錢補之寧宗開禧元年知臨安府兼點檢  
贍軍激賞庫趙善防轉運判官提領戶部犒賞酒庫詹

徽之言官吏冗費請諸司官屬兼管明年又以都省言課額失陷依舊辟置初趙開之立隔釀法也蓋以紓一時之急其後行之諸郡國家贍兵郡縣經費率取給於此故雖罷行增減不一而足而其法卒不可廢云

阮冶凡金銀銅鐵鉛錫監冶場務二百有一金產商饒歛撫四州南安軍銀產鳳建桂陽三州有三監饒信虔越衢處道福汀漳南劍韶廣英連恩春十七州建昌邵武南安三軍有五十一場秦隴興元三州有三務銅產

饒處建英信汀漳南劍八州南安邵武二軍有三十五  
場梓州有一務鐵產徐克相三州有四監河南鳳翔同  
號儀蘄黃袁英九州興國軍有十二治晉磁鳳澧道渠  
合梅陝耀坊虔汀吉十四州有二十務信鄂連建南劍  
五州邵武軍有二十五場鉛產越建連英春韶衢汀漳  
南劍十州南安邵武二軍有三十六場務錫產河南南  
康虔道賀潮循七州南安軍有九場水銀產秦階商鳳  
四州有四場朱砂產商宜二州富順監有三場開寶三

年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彫弊每念茲事深疚于懷未能捐金於山豈忍奪人之利自今桂陽監歲輸課銀宜減三分之一民鑄銅為佛像浮圖及人物之無用者禁之銅鐵不得闌出蕃界及化外至道二年有司言定州諸山多銀礦而鳳州山銅礦復出採鍊大獲而皆良焉請置官署掌其事太宗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庶共之不許東西川監酒商稅課半輸銀帛外有司請令二分入金景德三年詔以非

土產罷之天聖中登萊採金歲益數千兩仁宗命獎勸  
官吏宰相王曾曰採金多則背本趨末者衆不宜誘之  
景祐中登萊饑詔弛金禁聽民採取俟歲豐復故然是  
時海內承平已久民間習俗日漸侈靡金以飭服器  
者不可勝數重禁莫能止焉景祐慶厯中屢下詔申敕  
之語在輿服志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輒竭或採  
取歲久所得不償其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  
盈仁宗英宗每降赦書輒委所在視治之不發者或廢

之或蠲主者所負歲課率以為常而有司有請亦輒從之無所吝故治之興廢不常而歲課增損隨之皇祐中歲得金萬五千九十五兩銀二十一萬九千八百二十九兩銅五百一十萬八百三十四斤鐵七百二十四萬一千斤鉛九萬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錫三十三萬六千九百九十五斤水銀二千二百斤其後以赦書從事或有司所請廢治百餘既而山澤興廢至治平中或增治或復故者六十有八而諸州阡冶總二百七十一登萊商饒

汀南恩六州金之冶十一登號秦鳳商隴越衢饒信虔  
郴衡漳汀泉建福南劔英韶連春二十三州南安建昌  
邵武三軍桂陽監銀之冶八十四饒信虔建漳汀南劔  
泉韶英梓十一州邵武軍銅之冶四十六登萊徐兗鳳  
翔陝儀邢號磁虔吉袁信澧汀泉建南劔英韶渠合資  
二十四州興國邵武二軍鐵之冶七十七越衢信汀南  
劔英韶春連九州邵武軍鉛之冶三十商號虔道賀潮  
循七州錫之冶十六而水銀丹砂州冶與至道天禧之



時則一皆置吏主之是歲視皇祐金減九千六百五十  
六銀增九萬五千三百八十四銅增一百八十七萬鐵  
錫場百餘萬鉛增二百萬又得丹砂二千八百餘斤獨  
水銀無增損焉熙寧元年詔天下寶貨院冶不發而負  
歲課者蠲之八年令近院冶坊郭鄉村并淘採烹鍊人  
並相為保保內及於院冶有犯知而不糾或停盜不覺  
者論如保甲法元豐元年諸院冶金總收萬七百一十  
兩銀二十一萬五千三百八十五兩銅千四百六十萬

五千九百六十九斤鐵五百五十萬一千九十七斤鉛  
九百十九萬七千三百三十五斤錫二百三十二萬一  
千八百九十八斤水銀三千三百五十六斤朱砂三千  
六百四十六斤十四兩有奇先是熙寧七年廣西經畧  
司言邕州右江填乃洞產金請以鄧闢鑒金場後五年  
凡得金為錢二十五萬緡闢遷官者再焉元豐四年始  
以所產薄罷貢而虔吉州界鉛悉禁之七年戶部尚書  
王存等請復開銅禁各展磨勘年有差是歲阮冶凡一

百三十六所領於虞部紹聖元年戶部尚書蔡京奏岑  
水場銅額寢虧而商號間苗脉多陝民不習烹採久廢  
不發請募南方善工詣陝西經畫擇地興冶於是以許  
天啓同管幹陝西阮冶事元符三年天啓罷領阮冶以  
其事歸之提刑司初新舊阮冶合為一司而漕司兼領  
天啓為同管幹欲專其事慮有所牽制乃請川陝京西  
路阮冶自為一司許檢束州縣刺舉官吏而漕司不復  
兼阮冶至是中書奏天啓所領首末六歲總新舊銅止

收二百六萬餘斤而兵匠等費繁多故罷之崇寧元年  
提舉江淮等路銅事游經言信州膽銅古阨二一為膽  
水浸銅工少利多其水有限一為膽土煎銅無窮而為  
利寡計置之初宜增本損息浸銅斤以錢五十為本煎  
銅以八十詔用其言諸路阨冶自川陝京西之外並令  
常平司同管幹所收息薄而煩官監者如元符紹聖敕  
立額許民封狀承買四年湖北旺溪金場以歲收金千  
兩乃置監官廣東漕臣王覺自言嘗領常平講求山澤

之利岑水一場去年收銅比租額增三萬九千一百斤較之常年亦增六十六萬一千斤遂增其秩是歲山澤阮治名數令監司置籍非所當收者別籍之若弛興廢置移併亦令具注上於虞部大觀二年詔金銀阮發雖告言而方檢視私開淘取者以盜論阮治舊不隸知縣縣丞者並令兼監賞罰減正官一等有治地知縣月一行點閱言者論其職在宣導德澤平征賦獄訟不宜為課利走山谷間遂已之八月提舉陝西阮治司改併入

轉運司政和元年張商英言湖北產金非止辰沅靖溪  
峒其峽州夷陵宜都縣荆南府枝江江陵縣赤湖城至  
鼎州皆商人淘採之地漕司既乏本錢提舉司買止千  
兩且無專司定額請置專切提舉買金司有金苗無官  
監者許遣部內州縣官及使臣掌幹詔提舉官措畫以  
聞仍於荆南置司廣東漕司復奏端州高明惠州信上  
立溪場皆宜停閉韶州曹峒場英州銀岡場皆併入英  
之清溪場惟黃坑場欲權存俟歲終會所入別奏惠州

楊梅東阮康州雲列潮州豐政連州元魚銅阮黃田白  
寶廣州大利宜祿韶州伍注岑水銅岡循州大佐羅翊  
英州鍾銅凡十六場請並如舊循之夜明英之竹溪韶  
之思溪連之同安請更遣攝官從之三年尚書省言陝  
西路阮治已遣官吏提轄措置川路金銀阮治興廢慮  
失利源詔令陝西措置官兼行川路事阮治所收金銀  
銅鉛錫鐵水銀朱砂物數令工部置籍籤注歲半消補  
上之尚書省自是戶工部尚書省皆有籍鉤考然所憑

唯帳狀至有有額而無收有收而無額乃責之縣丞監官及曹部奉行者而更督逋年違負之數九月措置陝西阮冶蔣彞奏本路阮冶收金千六百兩他物有差詔輸大觀西庫彞增秩官屬各減磨勘年四年令監司遣官同諸縣丞遍視阮冶之利為圖籍籤注監司覆實保奏議遣官再覆酌重輕加賞異同脫漏者罪之六年川陝路各置提轄措置阮冶官劉芑計置萬永州產金一歲收二千四百餘兩特與增秩十二月廣東漕司言本



路鐵場阮治九十二所歲額收鐵二百八十九萬餘斤  
浸銅之餘無他用詔令官悉市以廣浸仍以諸司及常  
平錢給本尚書省奏五路阮治已有提轄措置專司及  
淮南湖北廣東西亦監司領其餘路請並令監司領之  
於是江東西福建兩浙漕臣皆領阮治七年提舉東南  
九路阮治徐禔奏太平瑞應史不絕書令部內山澤阮  
治若或希世珍物及古寶器請赴書藝局上進蓋自政  
和初京西漕臣王璠奏太和山產水精知桂州王覺奏

枕門等處產金及生花金田提轄京西阮冶王景文奏  
汝州青嶺鎮界產瑪瑙其後隍州界蕃官結彪地內金  
阮千餘收生熟金四等凡百三十四兩有奇蔡京請宣  
付史館帥百官表賀故裡復有是請焉是時河北京東  
西及徐裡所領九路興修阮冶類鑿空擾下抑州縣承  
額於是降黜河北提轄官遣廉訪使者鄭謐并諸路廉  
訪悉究陳利病真偽八月中書奏阮冶寢已即緒詔京  
東西河北路并提舉東南九路阮冶並罷十一月尚書

省言徐禋以東南黑鉛留給鼓鑄之餘悉造丹粉幣以濟用詔諸路常平司以三十萬輸大觀西庫餘從所請明年令諸路鐵倣茶鹽法榷鬻置鑪冶收鐵給引召人通市苗脉微者聽民出息承買以所收中賣於官私相貿易者禁之先是元豐六年京東漕臣吳居厚奏徐鄆青等州歲制軍器及上供簡鐵之類數多而利國萊蕪二監鐵少不能給請鐵從官興煽所獲可多數倍自是官榷鐵造器用以鬻於民至元祐罷之其後大觀初入

內皇城使裴絢為涇原幹當奏上渭州通判苗冲淑之言石河鐵冶既令民自採鍊中賣於官請禁民私相貿易農具器用之類悉官為鑄造其冶坊已成之物皆以輸官而償其直乃禁毋得私相貿易農具器用勿禁官自賣鐵唯許鑄瀉戶市之政和初臣僚言鹽鐵利均今鹽筭推行已備而鐵貨尚未講畫請即冶戶未償之錢收其已鍊之鐵為器鬻之兼京東二監所出尤多河北固鎮等冶並官監其利不貲而河東鐵炭最盛若官榷

為器以贍一路旁及陝雍利入甚廣且以銷盜鑄之弊  
又夏人茶山鐵冶既入中國乏鐵為器聞以鹽易鐵錢  
於邊若官自為器則鐵與錢俱重可伐其謀請權諸路  
鐵擇其最盛者可置監設官總之槩諸路不越數十處  
餘止為鑄瀉之地屬之都監或監當官兼領凡農具器  
用皆官鑄造表以字號官本之餘取息二分以上仍置  
鐵引以通諸路儲其鐵助三路鈔本詔戶部下諸路漕  
臣詳度會次年廣東路請以可監之地如舊法收其淨

利苗脉微者召人承買官不權取遂併諸路詳度之旨  
不行至是臣僚復以為言故嚴貿易之禁而鐵利盡權  
於官然農具器用從民鑄造卒如舊法四月廣東廉訪  
黃烈等言廣惠英康韶州興慶府政和中寶貨司立阮  
冶金銀等歲額或苗脉微或無人承買而浮冗之人虛  
託其名發毀民田騷動邀販詔政和六年所立額並罷  
舊有苗脉可給歲課者如故十一月復諸路元罷提舉  
阮冶金其江南路仍令江西漕臣劉蒙同措置宣和元

年石泉軍江溪沙磧麤金許民隨金脉淘採立課額或以分數取之十月復置相州安陽縣銅冶村監官先是詔留邢州綦村磁州固鎮兩冶餘初置冶並罷而常平司謂銅冶村近在河北得利多故有是命六年詔阮冶之利二廣為最比歲所入稽之熙豐十不逮一令漕臣鄭良提舉經畫分任官屬典掌計置取元豐以來歲入多數立額定為常賦阮冶司毋預焉時江淮荆浙等九路阮冶凡二百四十五鑄錢院監十八歲額三百餘萬

紹興五月詔阮冶舊隸轉運司者如熙豐紹聖法崇寧以後隸常平司者如崇寧法其江淮等路阮冶官屬如熙豐員數餘路官屬並罷仍令中書選提點官靖康元年諸路阮冶苗礦既微或舊有今無悉令蠲損凡民承買金場並罷宋初舊有阮冶官置場監或民承買以分數中賣於官初隸諸路轉運司本錢亦資焉其物悉歸之內帑崇寧已後廣搜利穴權賦益備凡屬之提舉司者謂之新阮冶用常平息錢與剽利錢為本金銀等物往



往皆積之大觀庫自蔡京始政和間數罷數復然告發之地多壞民田承買者立額重或舊有今無而額不為損欽宗即位詔悉罷之南渡阮冶廢興不常歲入多寡不同今以紹興三十二年金銀銅鐵鉛錫之冶廢興之數一千一百七十及乾道二年鑄錢司比較所入之數附之湖南廣東江東西金冶二百六十七廢者一百四十二湖南廣東福建浙東廣西江東西銀冶一百七十四廢者八十四潼川湖南利州廣東浙東廣西江東西

福建銅冶一百九廢者四十五舊額歲七百五萬七千二百六十斤有奇乾道歲入二十六萬三千一百六十斤有奇淮西夔州成都利州廣東福建浙東廣西江東西鐵冶六百三十八廢者二百五十一舊額歲二百一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斤有奇乾道歲入八十八萬三百斤有奇淮西湖南廣東福建浙東江西鉛冶五十二廢者一十五舊額歲三百二十一萬三千六百二十斤有奇乾道歲入一十九萬一千二百四十斤有奇湖南

廣東江西錫冶一百一十八廢者四十四舊額歲七十  
六萬一千二百斤有奇乾道歲入二萬四百五十斤有  
奇宋初諸冶外隸轉運司內隸金部崇寧二年始隸右  
曹建炎元年復隸金部轉運司隆興二年阮冶監官歲  
收買金及四千兩銀及十萬兩銅錫及四十萬斤鉛及  
一百二十萬斤者轉一官守倅部內歲比租額增金一  
萬兩銀十萬兩銅一百萬斤亦轉一官令丞歲收買及  
監官格內之數減半推賞慶元二年宰執言封樁銀數

比淳熙末年虧額幾百五十萬今務場所入歲不滿三十萬而歲奉三宮及冊寶費約四十萬恐愈侵銀額欲權以三分為率一分支銀二分支會子上曰善端平三年赦曰諸路州縣阡冶興廢在觀寺祠廟公宇居民墳地及近墳園林地者在法不許人告亦不得受理訪聞官司利於告發更不究實多致擾害自今許人戶越訴官吏并訟者重寘典憲及有阡冶停閉苗脉不發之所州縣勒令阡戶虛認歲額提點鑄錢司覈實追正

鑾唐於晉州置平陽院以收其利開成三年度支奏罷之乃以鑾山歸之州縣五代以來復初務置官吏宋因之白鑾出晉慈坊州無為軍及汾州之靈石縣綠鑾出慈隰州及池州之銅陵縣皆設官典領有鑊戶鬻造入官市晉汾慈州鑾以一百四十斤為一駄給錢六十隰州鑾駄減三十斤給錢八百博賣白鑾價晉州每駄二十一貫五百慈州又增一貫五百綠鑾汾州每駄二十四貫五百慈州又增五百隰州每駄四貫六百散賣白

礬坊州斤八十錢汾州百九十二錢無為軍六十錢綠礬斤七十錢建隆中詔商人私販幽州礬官司嚴捕沒入之繼定私販河東幽州礬一兩以上私鬻礬三斤及盜官礬至十斤者棄市開寶三年增私販至十斤私鬻及盜滿五十斤者死餘罪論有差太平興國初以歲鬻不充廼詔私販化外礬一兩以上及私鬻至十斤並如律論決再犯者悉配流還復犯者死淳化元年有司言慈礬滯積小民多於山谷僻輿之地私鬻侵利而綠礬

價賤不宜與晉礬均法詔同犯私茶罪賞先是建隆二年命左諫大夫劉熙古詣晉州制置礬許商人輸金銀布帛絲綿茶及緡錢官償以礬凡歲增課八十萬貫太平興國初歲博緡錢金銀計一十二萬餘貫茶計三萬餘貫端拱初銀絹帛二萬餘貫茶計十四萬貫至是言者謂礬直酬以見錢商人以陳茶入博有利豪商無資國用詔今後惟聽金銀見錢入博至道中白礬歲課九十七萬六千斤綠礬四十萬五千餘斤鬻錢一十七萬

餘貫真宗末白礬增二十萬一千餘斤綠礬增二萬三千餘斤鬻錢增六萬九千餘貫天聖以來晉慈二州礬募民鬻之李鬻礬一盆多者千五六百斤少者六七百斤四分輸一入官餘則官市之無為軍亦置務鬻礬後聽民自鬻官置場售之私售礬禁如私售茶法六年詔弛兩蜀權礬之禁時河東礬積益多復聽入金帛芻粟芻粟虛估高商人利於入中麟州粟斗實直錢百虛估增至三百六十礬之出官為錢二萬一千五百纔易粟



六石計粟實直錢纔六千而礬一駄已費本錢六十縣  
官徒有權礬之名其實無利嘉祐六年罷入芻粟復令  
入緡錢礬以百四斤為一駄入錢京師權貨務者為錢  
十萬七千入錢麟府州者又減三千自是商賈不得專  
其利矣皇祐中晉慈入礬二百二十七萬三千八百斤  
以易芻粟之類為緡錢十三萬六千六百無為軍礬售  
緡錢三萬三千一百治平中晉慈礬損一百九萬六千  
五百四斤無為軍礬售錢歲有常課發運使領之視皇

祐數無增損隰州礬至是入三十九萬六千斤亦以易緡錢助河東歲糴熙寧元年命河東轉運司經畫礬鹽遺利李師中言官積礬三百斤走鹵消耗恐後為棄物詔令商人入中糧草即以償之三年罷潞州交子務以妨中納糧草算請礬鹽故也知慶州王廣淵言河東礬為利源之最請河東京東河北陝西別立礬法專置提舉官詔遣光祿丞楊蟠會議以聞蟠言坊州產礬官雖置場而商多私售請置鑊戶定其數許於陝西北界黃

河東限潼關南及京西均房襄鄧金州光化軍令鑊戶  
逋相保察或私賣越界禁如私白礬法仍增官獲私礬  
輒以夾雜減斤重之法從之元豐元年定畿內及京東  
西五路許賣晉隰礬陝西自潼關以西黃河以南達于  
京西均房襄鄧金州則售坊州礬礬之出於西山保霸  
州者售於成都梓州路出無為軍者餘路售之私礬與  
越界者如私礬法自熙寧初礬法始變歲課所入元年  
為錢三萬六千四百緡有奇併增者五年乃取熙寧六

年中數定以十八萬三千一百緡有奇為新額至元豐六年課增至三十三萬七千九百緡而無為軍器歲課一百五十萬斤用本錢萬八千緡自治平至元豐數無增損元祐元年戶部言商旅販器舊聽其便廼者發運司請用河東例令染肆鋪戶連保豫買頗致抑擾詔如舊制元符三年崇儀使林像奏禁河北土器非便若即河北產器地置場官買增價出之罷運晉器則官獲淨利無運載之勞民資地產省犯法之弊詔下戶部初熙

豐間東南九路官自賣礬發運司總之元祐初通商紹聖復熙豐之制大觀元年定河北河東礬額各二十四萬緡淮南九萬緡罷官賣從商販而河東河北淮南各置提舉官政和初復官鬻罷商販如舊制淮南礬事司罷歸發運司上供礬錢責以三萬三千一百緡為額三年有司奏減河北河東并淮南礬額計十六萬緡四年礬額復循大觀之制五年河北河東綠礬聽客販於東南九路民間見用者依通商地籍之聽買新引帶賣大

率循倣鹽法宣和中舉比較增虧賞罰未幾以擾民罷  
建炎三年措置財用黃潛厚奏許商人販淮南礬入東  
南諸路聽輸錢行在而持引據赴場支礬紹興十一年  
以鑄錢司韓球言撫州青膽礬斤錢一百二十文土礬  
斤三十文省鉛山場所產品高於撫青膽礬斤作一百  
五十文黃礬斤作八十文二十九年以淮西提舉司言  
取紹興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所收礬錢一年中數四  
萬一千五百八十五緡為定額其他產礬之所若潭州

瀏陽之永興場韶州之岑水場皆置場給引歲有常輸  
惟漳州之東去海甚邇大山深阻雖有采礬之利而潮  
梅汀贛四州之姦民聚焉其魁傑者號大洞主小洞主  
土著與負販者皆盜賊也

香宋之經費茶鹽礬之外惟香之為利博故以官為市  
焉建炎四年泉州抽買乳香一十三等八萬六千七百  
八十斤有奇詔取赴樞貨務打套給賣陸路以三千斤  
水路以一萬斤為一綱紹興元年詔廣南市舶司抽買

到香依行在品搭成套召人算請其所售之價每五萬貫易以輕貨輸行在六年知泉州連南夫奏請諸市舶綱首能招誘舶舟抽解物貨累價及五萬貫十萬貫者補官有差大食蕃客囉辛販乳香直三十萬緡綱首蔡景芳招誘舶貨收息錢九十八萬緡各補承信郎閩廣舶務監官抽買乳香每及一百萬兩轉一官又招商入蕃興販舟還在罷任後亦依此推賞然海商入蕃以興販為招誘僥倖者甚衆淳熙二年榔桂寇起以科買乳



香為言詔湖南路見有乳香並輸行在榷貨務免科降  
十二年分撥榷貨務乳香於諸路給賣每及一萬貫輸  
送左藏南庫十五年以諸路分賣乳香擾民令止就榷  
貨務招客算請紹熙三年以福建舶司乳香虧數詔依  
前博買開禧三年住博買嘉定十二年臣僚言以金銀  
博買洩之遠夷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絹帛錦綺瓷漆  
之屬博易聽其來之多寡若不至則任之不必以為重  
也



宋史卷一百八十五

宋史卷一百八十五考證

食貨志下七舊直觔百六十八百以八十五為數後增

為二百百用省數以便出入○

臣開鼎

按省百不足

百也上八十五是也今云便出入當是足百說見日

知錄

十月諸路官鹽酒直上者升增錢二○

臣開鼎

按下文

陳遘奏江淮等路官監酒直上者升權增錢五則此

鹽字乃監字之譌

宋史卷一百八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一百八十六  
七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徐鳳翔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一百八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食貨志第一百三十九

食貨十八

商稅均輸

市易

五市舶法

商稅凡州縣皆置務關鎮亦或有之大則專置官監臨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監押同掌行者齎貨謂之過稅每千錢算二十居者市鬻謂之住稅每千錢算

三十大約如此然無定制其名物各隨地宜而不一焉  
行旅齋裝非有貨幣當算者無得發篋搜索凡販夫販  
婦細碎交易嶺南商賈齋生藥及民間所織縑帛非鬻  
於市者皆勿算常稅名物令有司件析頒行天下揭于  
版置官署屋壁俾其遵守應算物貨而輒藏匿為官司  
所捕獲沒其三分之一以半畀捕者販鬻而不由官路  
者罪之有官須者十取其一謂之抽稅自唐室藩鎮多  
便宜從事擅其征利以及五季諸國益務掊聚財貨以



自贍故征算尤繁宋興所下之國必詔蠲省屢勅官吏  
毋事煩苛規羨餘以徼恩寵大中祥符六年始免諸路  
州軍農器之稅諸州津渡舊皆有算或水涸改置橋梁  
有司猶責主者備償建隆初詔除滄德棣淄齊鄆乾渡  
三十九處算錢水漲聽民置渡勿收其算自是有類此  
者多因恩宥蠲除其餘橘園魚池水磴社酒蓮藕鵝鴨  
螺蚌柴薪地鋪枯牛骨溉田水利等名皆因諸國舊制  
前後屢詔廢省緣河州縣民船載粟亦輸算三年始罷

陳州私置蔡河鎖民船勝百斛者取百錢有所載倍其  
征太平興國三年乃悉除之至道元年詔江南溪渡多  
公吏豪民典其事量輸官課而厚算行旅州縣宜加嚴  
禁所輸年額錢五千以下者並免不係色役近便人戶  
掌船濟渡毋得擾人至道中歲入稅課錢四百萬貫天  
禧末增八百四萬貫天聖以來國用寢廣有請算緡錢  
以助經費者仁宗曰貨泉之利欲流天下通有無何可  
算也一日內出蜀羅一端為印朱所漬者數重因詔天

下稅務毋輒污壞商人物帛康定元年西邊兵費不給  
州縣或增所算名物朝廷知之悉命蠲去既而下詔勅  
勵且戒毋搜索行者家屬歲儉則免算耕牛水鄉又或  
弛蒲魚果蓏之稅民流而渡河者亦為之免算應算而  
匿不自言者雖聽人捕告抵罪如舊法然湏物皆見在  
乃聽以防誣罔至於歲課贏縮屢詔有司裁定前後以  
詔蠲放者不可勝數皇祐中歲課緡錢七百八十六萬  
三千九百嘉祐以後弛茶禁所歷州縣收算錢至治平

中歲課增六十餘萬而茶稅錢居四十九萬八千六百  
熙寧以來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支移民以租賦齎貨至  
邊貿易以輸官者勿稅河北流民復業者所過免算後  
以歲稔慮逸稅課復舊五年以在京商稅院隸提舉市  
易務七年減國門之稅數十種錢不滿三十者蠲之其  
先外城二十門皆責以課息近今隨閑要分等以檢捕  
獲失之數為賞罰既而以歲旱復有是命元豐元年濱  
棣滄州竹木魚果炭箔稅不及百錢者蠲之二年熙河

路制置邊防財用李憲擅權本路商貨令漕臣蔣之奇  
劾其罪導洛通汴司請置堆垛場於泗州賈物至者先  
入官場官以船運至京稍輸船算明年詔近京以通津  
水門外順成倉為場非導洛司船而載商稅入汴者許  
糾告雖自請稅猶如私載法惟日用物非販易若簾箔  
柴草竹木之類勿禁瓊管奏海南收稅較船之丈尺謂  
之格納其法分三等有所較無幾而輸錢多寡十倍賈  
物自泉福兩浙湖廣至者皆金銀物帛直或至萬餘緡

自高化至者惟米包瓦器牛畜之類直纔百一而槩收以丈尺故高化商人不至海南遂乏牛米請自今用物貴賤多寡計稅官給文憑聽鬻於部內否則許糾告以船貨給賞詔如所奏六年京東漕臣吳居厚言商入貨正稅七萬六千餘緡倍稅十五萬二千餘緡詔蠲其倍稅納正稅百千以下期以三年百千以上五年元祐元年戶部請令在京商稅院酌取元豐八年錢五十五萬二千二百六十一緡有奇以為新額自明年始三年又

以天聖歲課為額蓋戶部用五年併增之法立額既重  
歲課不登故言者論而更之七年罷諸路承買土產稅  
場初罷江南路承買而河東轉運司以為較元祐六年  
官鹽額增三萬餘緡遂行之諸路八年權蠲商人載米  
入京糴賣力勝之稅先是熙寧六年蘇湖歲稔穀價比  
淮南十五而商船以力勝稅不至嘗命權蠲惠止一方  
未為定法及汴泗埽場法行穀船毋得增置而力勝之  
稅益三之一至是蘇軾言法不稅五穀請削去力勝錢

之條而行天聖免稅之制既而尚書省亦言在京穀貴  
欲平其直復權蠲之後徽宗宣和中以州縣災傷并贍  
給都下亦一再免旋復如舊惟兩浙并東北鹽以鹽事  
司之請遂不復征自哲宗即位罷導洛物貨場紹聖四  
年藍從熙提舉京城所欲復其事令泗州及京師洛口  
各置埽場并請復麵市牛羊圈詔下尚書省久之遂寢  
至是提舉汴河隄岸王憲復言之且請假溫明州運船  
給用命太府少卿鄭僅同詳度明年竟詔勿行五年令



戶部取天下稅務五年所收之數酌多寡為中制頒諸路揭版示之率十年一易其增名額及多稅者並論以違制大觀元年凡典買牛畜舟車之類未印契者更期以百日免倍稅二年詔在京諸門凡民衣履穀菽雞魚蔬果柴炭瓷瓦器之類並蠲其稅歲終計所蠲數令大觀庫給償宣和二年宮觀寺院臣僚之家商販令關津搜閱如元豐法輸稅歲終以次數報轉運司取旨初元符令品官供家服用物免稅至建中靖國初馬牛駝驢

騾已不入服用例而比年臣僚營私牟利者衆宮觀寺院多有專降免稅之旨皆以船艘賈販故有是詔漕臣劉既濟起應奉物兩浙進南等路稅例外增一分以供費三年詔罷之凡以蠶織農具耕牛至兩浙江東者給文憑蠲稅一年四年令諸路近歲所增稅錢悉歸應奉司七年以歲歉之後用物少而民艱食在京及畿內油炭麵布絮稅并力勝錢並權免提舉京東常平楊連奏本路牛價貴田多荒萊請令販牛至本路者仍給文憑

蠲稅俟二年足如舊從之靖康元年詔都城物價未平  
凡稅物權更蠲稅一年臣僚上言祖宗舊制并政和新  
令場務立額之法並以五年增虧數較之併增者取中  
數併虧者取最高數以為新額故課息易給而商旅可  
通近諸路轉運司不循其法有益無損致物價騰踊官  
課愈負請令諸路提刑下諸郡準舊法釐正立額詔依  
所奏高宗建炎元年詔販貨上京者免稅明年又詔販  
糧草入京抑稅者罪之凡殘破州縣免竹木磚瓦稅北

來歸正人及兩淮復業者亦免路稅紹興三年臨安火  
免竹木稅然當時都邑未奠兵革未息四方之稅間有  
增置及於江灣浦口量收海船稅凡官司回易亦並收  
稅而寬弛之令亦錯見焉如諸路增置之稅場山間迂  
僻之縣鎮經理未定之州郡悉罷而免之又以稅網太  
密減併者一百三十四罷者九免過稅者五至於牛米  
薪麪民間日用者並罷孝宗繼志凡高宗省罷之未盡  
者悉推行之又以臨安府物價未平免淳熙七年稅一

半光寧以降亦屢與放免商稅或一年或五月或三月  
凡遇火放免竹木之稅亦然光寧嗣服諸郡稅額皆累  
有放免然當是時雖寬大之旨屢頒關市之征迭放而  
貪吏並緣苛取百出私立稅場算及緡錢斗米束薪菜  
茹之屬擅用稽察措置添置專欄收檢虛市有稅空舟  
有稅以食米為酒米以衣服為布帛皆有稅遇士夫行  
李則搜囊發篋目以興販甚者貧民貿易瑣細於村落  
指為漏稅輒加以罪空身行旅亦白取百金方紆路避

之則欄截叫呼或有貨物則抽分給賞斷罪倍輸倒囊而歸矣聞者咨嗟指為大小法場與斯民相刃相剋不啻讎敵而其弊有不可勝言矣

市易之設本漢平準將以制物之低昂而均通之其弊也以官府作賈區公取牙僧之利而民不勝其煩矣熙寧三年保平軍節度推官王韶倡為緣邊市易之說丐假官錢為本詔秦鳳路經略司以川交子易物貨給之因命韶為本路帥司幹當兼領市易事時欲移司於古

渭城李若愚等以為多聚貨以啓戎心又妨秦州小馬大馬私貿易不可文彥博曾公亮馮京皆隄之韓絳亦以去秦州為非惟王安石曰古渭置市易利害臣雖不敢斷然如若愚奏必無可慮七月詔轉運司詳度復問陳升之升之謂古渭極邊恐啓羣羌闕覲心安石乃言今蕃戶富者往往蓄緡錢二三十萬彼尚不畏劫奪豈朝廷威靈乃至衰弱如此今欲連生羌則形勢欲張應接欲近古渭邊若便於應接商旅並集居者愈多因建

為軍增兵馬擇人守之則形勢張矣且蕃部得與官市  
邊民無復逋負足以懷來其心因收其贏以助軍費更  
闢荒土異日可以聚兵時王安石為政汲汲焉以財利  
兵革為先其市易之說已見於熙寧二年建議立均輸  
平準法之時故王韶首迎合其意而安石力主之雖以  
李若愚陳升之韓絳諸人之議而卒不可回五年遂詔  
出內帑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先是有魏繼宗者自稱  
草澤上言京師百貨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奪貧能與



乃可以為天下今富人大姓乘民之亟牟利數倍財既偏聚國用亦屈請假權貨務錢置常平市易司擇通財之官任其責求良賈為之轉易使審知市物之價賤則增價市之貴則損價鬻之因收餘息以給公上於是中書奏在京置市易務官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于官則度其抵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凡諸司配率並仰給焉以呂嘉問為提舉賜內庫錢百萬緡

京東路錢八十七萬緡為本三司請立市易條有兼并之家較固取利有害新法本務覺察三司按治之文帝削去之七月以權貨務為市易西務下界市易務為東務上界以在京商稅院雜買務雜賣場隸焉又賜錢帛五十萬于鎮洮軍置司市易極苛細道路怨謗者籍籍上以諭安石請宣示事實帝以鬻冰市梳撲等數事語之安石皆辯解後帝復言市易鬻果太煩碎罷之如何安石謂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自

是諸州上供蓆席黃蘆之類六十色悉令計直從民願鬻者市之以給用六年詔在京市易幹當公事孫迪同兩浙淮東轉運司議置杭州市市易務利病以聞其後以市易上界所償內帑錢二十萬繕假之為本又賜夔州路轉運司度僧牒五百置市易於黔州選本路在任已替官監之仍以知州或通判提舉令在京市易務及開封府司錄同詳度諸行利病於是詳定所請約諸行利入薄厚輸免行錢以祿吏蠲其供官之物禁中所須並

下雜賣場雜買務置市司估物價低昂凡内外官司欲  
占物價悉於是乎取決從之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為都  
提舉市易司諸州市易務皆隸焉又詔三司幹當公事  
李杞等同詳度成都置市易務七年帝與輔臣論及成  
都市易事馬京曰曩因權市物致王小波之亂今頗以  
市易為言安石曰彼以饑民衆官不之恤相聚為盜耳  
帝問李杞行邪安石曰未也然保市易必不能致亂帝  
猶慮蜀人駭擾安石謂已遣使乃遽罷豈不為四方笑

乃已然其後竟罷杞等詳度三月詔權三司使曾布翰林學士呂惠卿同究詰市易事先是帝出手詔付布謂市易司市物頗害小民之業眾言喧譁布乃引監市易務魏繼宗之言以為呂嘉問多取息以干賞商旅所有者盡收市肆所無者必索率賤市貴鬻廣裒贏餘是挾官府為兼并也王安石具奏明其不然乃更令惠卿偕布究詰之帝尋復以手札賜布令求對布即上行人所訴并疏惠卿姦欺狀且言臣自立朝以來每聞德音未

嘗不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為虐凜凜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嘉問奏近遣官往湖南販茶陝西販鹽兩浙販紗皆未敢計息臣以為如此政事書之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四月布復陳薛向罪茶僧不當帝惻然咨嗟及言三司決責商人多濫時帝猶必欲按治而安石主用惠卿不可去蓋謀變其事也帝疑焉故仍以屬布既而中書奏事已帝論及市易且曰朝廷設此本欲為平準之法以便

民今正爾相反使中下之民失業若此宜修補其法令  
元詳定呂嘉問吳安持同韓維孫永問行人輸錢免行  
利病參知政事馮京曰開封祥符縣給民錢有出息抵  
當銀絹米麥緩急喪葬之目七八種其初給錢徃徃願  
請積數既多實艱輸送帝曰如此吾民安得泰然也時  
布與惠卿方究市易事率數日一對帝初是布言已而  
從惠卿之請拘魏繼宗於開封府既而布與惠卿即東  
府再詰行人所訴狀如前不變而安石懇求去位引惠

卿執政提舉楚州市易蔣之奇奏監務王景彰榷市商人物非法及虛作中糴八務立詭名糴之白輸息錢謂之乾息又抑賈販毋得至他郡名為留難帝謂輔臣曰景彰違法害人宜即治其罪時呂惠卿已參朝政而究詰市易未竟詔促之惠卿請令中書悉取按牘異同以奏後二日布對延和殿條析先後所陳并較治平熙寧出入錢物數以聞帝方慮歲費寔廣令布送中書五月乃詔章惇曾孝寬即軍器監鞫布所究市易事又令戶



房會財賦數與布所陳異而呂嘉問亦以雜買務多入月息不覺皆從公坐有差未幾布褫職與嘉問俱出守郡魏繼宗仍奪秩勒停初市易之建布實預之後揣上意有疑遂急治嘉問而惠卿與布有夙怨故卒擠之而市易如故三司使章惇請假內藏錢五百萬緡令市易司有幹局者分四路入中計見鹽引及乘賤糴買詔假二百萬緡八年復呂嘉問提舉市易二月鳳翔大名真定府永興安肅軍秦瀛定越真州並置市易司以惠州

阜民監錢十萬緡給廣州市易務司農寺坊場錢三十萬緡給鄆州市易九年又以在京市易司物貨十五萬緡給熙河市易司九月中書言市易息錢并市例錢總收百三十三萬二千緡有奇詔嘉問安持等推恩有差自後凡二年一較十年定上界本錢以七百萬緡為額不足以歲所收息益之其貸內帑錢歲償以息二十萬緡元豐元年以都提舉王居卿請令貸市易錢貨者許用金帛等為抵收息毋過一分二釐不及年者月計之

願皆得錢或欲以物貨兼給者聽市易司請遣官以物  
貨至諸路貿易十萬緡以上期以二年二十萬緡以上  
三年歛及三分者比過年推恩八分者理為任期盡不  
及者勿賞官吏廩給並罷二年經制熙河路邊防財用  
李憲言蕃賈與牙僧私市其貨皆由他路避稅入秦州  
乃令秦熙河岷州通遠軍五市易務募牙僧引蕃貨赴  
市易務中賈私市者許糾告賞倍所告之數以田宅抵  
市易錢久不償者估實直如賣坊場河渡法若未輸錢

者官收其租息在京市易務亦如之三年詔免行月納錢不及百者皆免凡除八千六百五十四人九月王居卿又言市易法有三結保貸請一也契要金銀為抵二也貿遷物貨三也三者惟保貸法行之久負失益多往歲罷貸錢而物貨如故請自今所貸歲約毋過二百萬緡聽舊戶貸請以相濟續非舊戶惟用抵當貿遷之法詔中書立法以聞於是中書奏在京物貨許舊戶貸請歛而復散通所負毋過三百萬緡諸路毋過四之一詔

如所奏是歲經制熙河邊防財用司會其置司以來所收息元豐初四十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六緡石次年六十八萬四千九十九緡石四年從都提舉賈青請於新舊城外內置四抵當遣官掌之罷市易上界等處抵當以便民五年詔外內市易務所負錢寬以三歲均月限以輸限內罰息並除之先是王安禮在開封日有負市易錢者累訴於庭安禮既執政言於帝曰市易法行取息滋多而輸官不時者有罰息民至窮困願詔蠲之帝

曰羣臣未有為朕言者其令民以限輸免其罰息安禮  
退批詔加内外字蔡確曰方帝有旨無内外字公欲增  
詔邪安禮曰亦不止言内字卒加之八月置饒州景德  
鎮瓷窯博易務六年蘭州增置市易務以通蕃漢貿易  
七年改市易下界為權貨務令諸州旬估物價既定報  
提舉司提舉司下所部州州下所屬募民出抵或錢以  
市收息毋過二分詔諸路常平司錢留其半以二分為  
市易抵當蓋自五年賈青以平準物價與金銀之類行

抵當於畿縣次年行之諸路以常平市易賒貸及寬剩錢為本五路各十萬緡餘路五萬緡至是復有是詔若無抵當而物貨宜易者亦聽變鬻八年罷諸鎮砦市易抵當八月詔諸郡抵當有取息薄可濟民乏者存之其餘抵當并州縣市易並罷元祐元年內外監督市易及坊場淨利錢許以所入息并罰錢比計若及官本者並釋之紹聖四年三省言熙寧興置市易元祐一切罷去不原立法之意詔戶部太府寺詳度復置市易務惟以

錢交市收息毋過二分勿令貸請元符三年改市易務為平準務戶部太府寺市易案改為平準案尚書省言平準務官吏等給費多并遣官市物搔動于外近官鬻石炭市易遽增皆不便民詔罷平準務及官鬻石炭其在官物貨令有司轉易錢鈔償元給之所崇寧元年戶部奏平準務錢物毋得他司移用二年以平準為南北兩務如舊分置官吏歲終考察能否行勸沮法五年郡縣應置市易者凡歲收息官吏用度之餘及千緡以上



置官監五百緡以上令場務兼領餘並罷先是嘗詔府界萬戶縣及路在衝要市易抵當已設官置局其不及萬戶非衝要并諸鎮有官監而商販所會並如元豐令監當官兼領至是戶部復詳度以聞遂行其議建炎二年言者以為得不償費遂罷之而以其錢輸左藏庫惟抵當庫仍舊紹興元年罷諸州軍免行錢及行戶供應見任官買賣並依時違者以盜論四年兩浙轉運司檄婺州市御爐炭須胡桃紋鵲鳩色守臣王居仁以為言

上曰隆冬附火取溫暖而已豈問炭之紋色乎命罷之  
諸類此者並禁止焉十三年蠲雷化高融宜廉邕欽賀  
貴免行錢十四年以開州兩縣在夔部尤為僻遠減免  
行錢之半十五年以知漢陽軍韓昕言諸路收免行錢  
定數外多取一丈以上以擅增稅賦法罪之十七年蠲  
百姓見輸免行錢三分之一十九年南郊赦盡蠲百姓  
免行錢欠是後凡赦皆然二十五年罷見輸免行錢禁  
下行買物以害及小商數於鄉村故也淳熙元年罷市

令司詔臨安府及屬縣交易僧保錢減十之五七年諸  
路州縣交易僧保錢亦以十分為率與減五分嘉定二  
年以臣僚言輦轂之下買物于鋪戶無從得錢凡臨安  
府未支物價令即日盡數給還是後買物須給見錢違  
許陳訴於臺嘉熙三年臣僚言今官司以官價買物行  
鋪以時直計之什不得二三重以遷延歲月而不償胥  
卒並緣之無藝積日既久類成白著至有遷居以避其  
擾改業以逃其害者甚而蔬菜魚肉日用所需瑣瑣之

物販夫販婦所資錐刀以營升斗者亦皆以官價強取之終日營營而錢本俱成乾沒商旅不行衣食路絕望特降睿旨凡諸路州縣官司買物並以時直不許輒用官價違者以贓定罪從之

均輸之法所以通天下之貨制為輕重歛散之術使輸者既便而有無得以懋遷焉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言天下財用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相知盈虛不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常數豐年便道可以多致

而不能贏年儉物貴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  
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  
以擅輕重歛散之權今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其職以  
制置茶鹽礬酒稅為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  
貨資其用度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  
稅歛上供之物皆得從貴就賤用近易遠令預知中都  
帑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易蓄  
買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歛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

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歛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本司具條例以聞而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事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慮其為擾多以為非向既董其事乃請設置官屬神宗使自擇之向於是辟劉忱衛琪孫珪張穆之陳倩為屬又請有司具六路歲當上供數中都歲用及見儲度可支歲月凡當計置幾何皆預降有司從之八月侍御史劉琦侍御史衷行錢顗等言向小人假以貨泉任其變易

縱有所入不免奪商賈之利琦顓皆坐貶條例司檢詳  
文字蘇轍言昔漢武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力  
不能支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雖曰  
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然法術不正吏緣為姦培克日  
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  
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今此論復興衆口紛然  
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歛之臣材智方略未  
見有桑弘羊比而朝廷破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

自由惟利是嗜其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轍亦坐去官  
於是知諫院范純仁言向儉巧刻薄不可為發運使人  
主當務農桑節用不當言利自後罷純仁諫職而諫官  
李常復論均輸不便權開封府推官蘇軾亦言均輸徒  
貴就賤用近易遠然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  
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既已許之變易變易  
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  
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



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廩  
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  
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  
慮此乃捐五百萬緡錢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  
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於安  
石之說言皆不行乃以向為天章閣待制遣太常少卿  
羅拯為使手詔賜向曰政事之先理財為急朕托卿以  
東南賦入皆得消息盈虛翕張歛散之而卿忠誠內固

能倡舉職業導揚朕意底于成績朕甚嘉之覽奏慮流言致惑朕心匪石豈易轉也卿其濟之以彊終之以不倦以稱朕意然均輸後迄不能成

互市舶法自漢初與南越通關市而互市之制行焉後漢通交易於烏桓北單于鮮卑北魏立互市於南陲隋唐通貿易於西北開元定令載其條目後唐亦然而高麗回鶻黑水諸國又各以風土所產與中國交易宋初循周制與江南通市乾德二年禁商旅毋得渡江於建

安漢陽蘄口置三權署通其交易內外羣臣輒遣人往江浙販易者沒入其貨緣江百姓及煎鹽亭戶恣其樵漁所造屨席之類權署給券聽渡江販易開寶三年徙建安權署於揚州江南平權署雖存止掌茶貨四年置市舶司于廣州後又於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邏閣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齊諸蕃並通貨易以金銀緡錢鉛錫雜色帛瓷器市香藥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鑲鐵鼈皮瑇瑁瑪瑙車渠水精蕃布烏楠蘇木等物太宗時置權

署於京師詔諸蕃香藥寶貨至廣州交趾兩浙泉州非  
出官庫者無得私相貿易其後乃詔自今惟珠貝玳瑁  
犀象鎖鐵鼈皮珊瑚瑪瑙乳香禁權外他藥官市之餘  
聽市於民雍熙中遣內侍八人齎勅書金帛分四路招  
致海南諸蕃商人出海外蕃國販易者令並詣兩浙司  
市舶司請給官券違者沒入其寶貨淳熙二年詔廣州  
市舶除權貨外他貨之良者止市其半大抵海船至十  
先征其一價直酌蕃貨輕重而差給之歲約獲五十餘

萬斤條株顆太平興國初私與蕃國人貿易者計直滿百錢以上論罪十五貫以上黥面流海島過此送闕下淳化五年申其禁至四貫以上徒一年稍加至二十貫以上黥面配本州為役兵天聖以來象犀珠玉香藥寶貨充牣府庫嘗斥其餘以易金帛芻粟縣官用度實有助焉而官市貨數視淳化則微有所損皇祐中總歲入象犀珠玉香藥之類其數五十三萬有餘至治平中又增十萬熙寧五年詔發運使薛向曰東南之利舶商居

其一比言者請置司泉州其朔法講求之七年令船舶  
遇風至諸州界亟報所隸送近地船舶司權賦分買泉福  
瀕海舟船未經賦買者仍赴司勘驗時廣州市舶虧歲  
課二十萬緡或以為市易司擾之故海商不至今提舉  
司究詰以聞既而市易務呂邈入舶司闡取蕃商物詔  
提舉司劾之九年集賢殿脩撰程師孟請罷杭明州市  
舶諸舶皆隸廣州一司令師孟與三司詳議之是年杭  
明廣三司市舶收錢糧銀香藥等五十四萬一百七十

三緡匹斤兩段條箇顆臍隻粒支二十三萬八千五十  
六緡匹斤兩段條箇顆臍隻粒元豐二年賈人入高麗  
貨及五千緡者明州籍其名歲責保結引發船無引者  
如盜販法先是禁人私販然不能絕至是復通中國故  
明立是法三年中書言廣州市舶已修定條約宜選官  
推行詔廣東以轉運使孫迴廣西以陳倩兩浙以副使  
周直孺福建以判官王子京罷廣東帥臣兼領五年廣  
西漕臣吳潛言雷化州與瓊島對境而發船請引於廣

州舶司約五千里乞令廣西瀕海郡縣土著商人載米穀牛酒黃魚及非舶司賦取之物免至廣州請引詔孫迴詳度行之知密州范鶚言板橋瀕海東則二廣福建淮浙西則京東河北河東三路商賈所聚海舶之利顯於富家大姓宜即本州置市舶司板橋鎮置抽解務六年詔都轉運使吳居厚條析以聞元祐三年鶚等復言廣南福建淮浙賈人航海販物至京東河北河東等路運載錢帛絲綿貿易而象犀乳香珍異之物雖嘗禁權



未免欺隱若板橋市舶法行則海外諸物積於府庫者必倍於杭明二州使商舶通行無冒禁罹刑之患而上供之物免道路風水之虞乃置密州板橋市舶司而前一年亦增置市舶司於泉州賈人由海道往外蕃令以物貨名數并所詣之地報所在州召保母得參帶兵器或可造兵器及違禁之物官給以券擅乘船由海入界河及往高麗新羅登萊州境者罪以徒往北界者加等崇寧元年復置杭明市舶司官吏如舊額三年令蕃商

欲往他郡者從舶司給券毋雜禁物姦人初廣南舶司言海外蕃商至廣州貿易聽其往還居止而大食諸國商亦丐通入他州及京東販易故有是詔凡海舶欲至福建兩浙販易者廣南舶司給防船兵仗如詣諸國法廣南舶司鬻所市物貨取息毋過二分政和三年詔如至道之法凡知州通判官吏并舶司使臣等毋得市蕃商香藥禁物宣和元年秀州開修青龍江浦舶船輻輳請復置監官先是政和中置務設官於華亭縣後江浦

湮塞蕃舶鮮至止令縣官兼掌至是復設官專領焉四年蕃國進奉物如元豐法令舶司即其地鬻之毋發至京師違者論罪契丹在太祖時雖聽緣邊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興國二年始令鎮易雄霸滄州各置權務輦香藥犀象及茶與交易後有范陽之師罷不與通雍熙三年禁河北商民與之貿易時累年興師千里饋糧居民疲乏太宗亦頗有厭兵之意端拱元年詔曰朕受命上穹居尊中土惟思禁暴豈欲窮兵至於幽薊之民皆

吾赤子宜許邊疆互相市易自今緣邊戍兵不得輒恣侵略未幾復禁違者抵死北界商旅輒入內地販易所在捕斬之淳化二年令雄霸州靜戎軍代州鴈門砦置權署如舊制所鬻物增蘇木尋復罷咸平五年契丹求復置署朝議以其翻覆不許知雄州何承矩繼請乃聽置於雄州六年罷景德初復通好請商賈即新城貿易詔北商齎物貨至境上則許之二年令雄霸州安肅軍置三權場北商趨他路者勿與為市遣都官員外郎孔

揆等乘傳詣三權場與轉運使劉綜并所在長吏平互  
市物價稍優其直予之又於廣信軍置場皆廷臣專掌  
通判兼領焉三年詔民以書籍赴沿邊權場博易者非  
九經書疏悉禁之凡官鬻物如舊而增繒帛漆器杭糯  
所入者有銀錢布羊馬橐駝歲獲四十餘萬天聖中知  
雄州張昭遠請歲會入中金錢仁宗曰先朝置互市以  
通有無非以計利不許終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  
好互市不絕熙寧八年市易司請假奉宸庫象犀珠直

總二十萬緡於榷場貿易明年終償之詔許九年立與  
化外人私貿易罪賞法河北四榷場自治平四年其貨  
物專掌於三司之催轄司而度支賞給案判官置簿督  
計之至是以私販者衆故有是命未幾又禁私市硫黃  
焰硝及以盧甘石入他界者河東亦如之元豐元年復  
申賣書北界告捕之法西夏自景德四年於保安軍置  
榷場以繒帛羅綺易駝馬牛羊玉氈毯甘草以香藥瓷  
漆器薑桂等物易蜜蠟麝臍毛褐獐羚角礪砂柴胡蓀

荅紅花翎毛非官市者聽與民交易入貢至京者縱其  
為市天聖中陝西權場二并代路亦請置場和市許之  
及元昊反即詔陝西河東絕其互市廢保安軍權場後  
又禁陝西並邊主兵官與屬羌交易久之元昊請臣數  
遣使求復互市慶厯六年復為置場於保安鎮戎二軍  
繼言驅馬羊至無放牧之地為徙保安軍權場于順寧  
砦既而蕃商卒無至者嘉祐初西人侵耕屈野河地知  
并州龐籍謂非絕其互市則內侵不已且聞出元臧訛

龐之謀若互市不通其國必歸罪訛龐年歲間然後可與計議從之初第禁陝西四路私與西人貿易未幾乃悉絕之治平四年河東經略司言西界乞通和市自夏人攻慶州大順城詔罷歲賜嚴禁邊民無得私相貿易至是上章謝罪乃復許之後二年令涇原熟戶及河東陝西邊民勿與通市又二年因回使議立和市而私販不能止遂申詔諸路禁絕既而河東轉運司請罷吳堡於寧星和市如舊而麟州復奏夏人之請乃令鬻銅錫



以市馬而織縞與急須之物皆禁西北歲入馬事具兵  
志楚蜀南粵之地與蠻獠溪峒相接者以及西州沿邊  
羌戎皆聽與民通市熙寧三年王韶置市易司於秦鳳  
路古渭砦六年增置市易於蘭州自後於熙河蘭湟慶  
渭延等州又各置折博務湖北路及沅錦黔江口蜀之  
黎雅州皆置博易場重和元年燕瑛言文人服順久毋  
令阻其貿易初廣西帥曾布請即欽廉州各創驛令交  
人就驛博買至是即用瑛兼廣西轉運副使同王蕃計

畫焉建炎四年三月宣撫使張浚奏大食國遣人進珠玉寶貝上曰大觀宣和間川茶不以博馬惟市珠玉故武備不修遂致危弱如此今復捐數十萬緡易無用之物曷若惜財以養戰士乎諭張浚勿受量賜予以答之六月罷宜州歲市朱砂二萬兩紹興三年邕州守臣言大理請入貢上諭大臣止令賣馬不許其進貢四年詔川陝即永興軍威茂州置博易場移廣西買馬司于邕管歲捐金帛倍酬其直然言語不通一聽譯者高下其

手吏得因緣為姦六年大理國獻象及馬五百匹詔償其馬直却象勿受而賜書勞遣之十二年盱眙軍置榷場官監與北商博易淮西京西陝西榷場亦如之十九年罷國信所博易二十六年罷廉州貢珠散蜚丁蓋珠池之在廉州凡十餘接交趾者水深百尺而大珠生焉蜚往採之多為交人所取又為大魚所害至是罷之二十九年存盱眙軍榷場餘並罷乾道元年襄陽鄧城鎮壽春花靨鎮光州光山縣中渡市皆置榷場以守臣措

置通判提轄五年省提轄官淳熙二年臣僚言溪峒緣  
邊州縣置博易場官主之七年塞外諸戎販珠玉入黎  
州官常邀市之臣僚言其黷貨啓釁非便止合聽商賈  
百姓收買詔從之建炎元年詔市舶多以無用之物費  
國用自今有博買篤耨香環瑪瑙猫兒眼睛之類皆實  
于法惟宣賜臣僚象笏犀帶選可者輸送外國謂三百  
斤為一婆蘭凡舶舟最大者曰獨檣載一千婆蘭次者  
曰牛頭比獨檣得三之一又次曰木舶曰料河遞得三

之一隆興二年臣僚言熙寧初立市舶以通物貨舊法抽解有定數而取之不苟輸稅寬其期而使之待價懷遠之意實寓焉邇來抽解既多又迫使之輸致貨滯而價減擇其良者如犀角象齒十分抽二又博買四分珠十分抽一又博買六分舶戶懼抽買數多止買麝色雜貨若象齒珠犀比他貨至重乞十分抽一更不博買乾道二年罷兩浙路提舉以守倅及知縣監官共事轉運司提督之三年詔廣南兩浙市舶司所發舟還因風水

不便船破槓壞者即不得抽解七年詔見任官以錢附  
綱首商旅過蕃買物者有罰舶至除抽解和買違法抑  
買者許蕃商越訴計贓罪之舊法細色綱龍腦珠之類  
每一綱五千兩其餘犀象紫礦乳檀香之類為麗色每  
綱一萬斤凡起一綱遣衙前一名部送支脚乘贍家錢  
一百餘緡大觀以後張大其數象犀紫礦皆作細色起  
發以舊日一綱分為三十二綱多費脚乘贍家錢三千  
餘貫至于乾道七年詔廣南起發麗色香藥物貨每綱

二萬斤加耗六百斤依舊支破水脚錢一千六百六十  
二貫有奇淳熙二年戶部言福建廣南市舶司麁細物  
貨並以五萬斤為一全綱南渡三路舶司歲入固不少  
然金銀銅鐵海舶飛運所失良多而銅錢之泄尤甚法  
禁雖嚴姦巧愈密商人貪利而貿遷黠吏受賕而縱釋  
其弊卒不可禁

宋史卷一百八十六